

百尺梧桐閣集



清人別集叢刊

百尺梧桐閣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人別集叢刊》編印緣起

一、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全國億萬人民正在爲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進行新的長征。爲了適應學術研究日益增長的需要，進一步開展批判繼承和清理我國的古代文化遺產，以達到「古爲今用」的目的，我們決定有計劃地影印一批古籍，作爲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清代上承二千餘年封建社會的殘局，下開百年來近代史的新面，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變化，文化學術上也留下了大量反映這些變化的著述。《清人別集叢刊》的刊

行，就是試圖從衆多的清人著作中，以作家爲主，選擇其內容較有價值、板刻較精而又流傳稀少的集子，加以影印出版，爲學術界提供研究資料。

三、本叢刊所收別集，其思想內容上的選擇標準如下：（一）在文藝上較有成就，或能代表一種傾向和流派的；（二）在思想史上有較重要地位，或影響較大的；（三）在學術研究上有相當貢獻，可供今天借鑑的；（四）保存史料較多，可藉以考見當時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若干情狀的。

四、本叢刊於所收別集的板本，皆力求精善，全部影印，以期保存原書面貌。板本選擇原則如下：（一）未經刊刻者盡量

用稿本或精鈔本；（二）已經刊刻者盡量用原刻初印本，或經原作者校正增補的定本。

五、由於我們對影印古籍的經驗不足，且於清人別集的調查研究也未能深入，工作中一定會存在很多缺點，熱切地盼望讀者和專家們隨時指正。

最後，本叢刊在編印過程中承國內各大圖書館熱忱協助，提示對選題的意見，並惠借最精板本，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十月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
藏清康熙刻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一七一
毫米寬一三六毫米

出版說明

汪懋麟（一六四〇——一六八八），字季用，後更號蛟門，江都人。康熙二年（一六六三）舉鄉試，六年成進士，授內閣中書。每入直必攜書數冊，公事畢，輒竟夜展讀，由是學日益博，詩文日益有名。舉博學鴻詞，以刑部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與修《明史》，著史傳若干篇，補《崇禎實錄》若干卷。越三年，補刑部，能辨疑獄，發姦摘伏，爲時人所稱。

作者幼穎異殊常兒，少年早發，聰明豪達，篤志經史，曾受業於王士禎。其詩才雋異，與汪揖齊名。初年沉酣於唐調，

中年變化於宋元，詩不專一體，不學一人，作詩慷慨而深沉。

王士禎《汪比部傳》云：君詩才票姚跌蕩，其師法在退之、子瞻兩家，而時出新意。稱詩輦下，與田綸霞、宋牧仲、曹頌嘉、丁澹汝、王幼華、顏修來、曹升六、謝千仞、葉井叔相倡和，人稱十子。懋麟於古文，獨喜王介甫。古文詞峭刻，豪宕一掃公家言。杜濬序其文集云：『君集文章第一，詩二，詞三，二與三對文章言之，若孤行仍不妨第一也。』又云：『今蛟門之文，質堅而氣厚，才地有餘，而一稟於裁，不使篇有剩字，高古頓挫，使覽者惟恐其盡。』綜上所述，可證懋麟文法歐、曾，詩合唐、宋爲一爐，不愧爲清初著名詩文家。

懋麟之《百尺梧桐閣詩集》十六卷，爲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自刻，計收自康熙壬寅（一六六二）至戊午（一六七八）古今體詩一千二百九十首，僅其所作十之四五。皆懋麟奔走南北，觸緒寫懷之作。於詩中可窺其根柢之深，於昌黎、香山、東坡、放翁各家均有所取。徐乾學以爲是集之詩『雄爽而激發』，《典實而春容》，譽懋麟爲『博達之才，經世之器』。

懋麟之《文集》，爲其姪荃于清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所刻，時懋麟已故去二十餘年，所存文稿不多，荃收拾殘篇，爲之編排，分書、序、記、書後、跋、傳、墓誌銘、墓表、碑陰、雜文、祭文、行狀計一百三十九篇，釐爲八卷。

《錦瑟詞》乃懋麟丙辰（一六七六）以前所作，刊刻時間當在此稍後不久。

《詩集》、《文集》於嘉慶六年時曾經清代著名學者焦循閱過，書中間有焦氏圈點和批語。《文集》卷二《與陳椒峯書》有『循所欲言，先生爲我言之於先，讀之不覺一快』；《宋牧仲詩集序》有『次敘處風神躍躍，不愧作家』之語，可見焦循於汪氏評價甚高。

據汪荃云：『公之古文自歸田後增刻數十篇在前集內，其遺稿數十篇與《明史擬稿》二卷、《琉球國紀事》一卷及《四聲古葉錄》、《通志閒稿》諸書，將別輯成帙以傳也』，但均

未行世，恐已不傳。

懋麟之《百尺梧桐閣詩集》、《文集》、《遺稿》、《錦瑟詞》諸書，傳世不多。今我社借得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詩集》、《文集》，北京圖書館藏《遺稿》、《錦瑟詞》據以影印出版，爲研究清初詩文，有所參攷和借鑒。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六月

百尺梧桐

閣文集

序

吾友汪蛟門先生輯其初集新成亟以一編貽余且屬循覽之次有所甲乙必相聞也余如其言越二日以書報蛟門曰君集文章第一詩二詞三二與三對文章言之若孤行仍不妨第一也蛟門疑吾言復余書曰夫吾之於詩剗心有年矣爲文章之日淺而古人之堂奧深未敢以自信也今君反昂吾文於詩是必有獨見焉敢請端論吾文之所以得而遂以弁吾文之首不甚愉快乎余因再報蛟門曰吾非知文者也然獨竊有見於斯文荆榛數百年至歸震川而始得其宗震川歿後百年間荆榛彌甚於其時大聲疾

呼。昌言復古。力排異說。不避羣忌者。則東鄉艾千子之功。不可誣也。今之人無道及者。何淺薄也。然千子之言。詳於宋而畧於唐。詳於歐而畧於韓。韓固不易學也。歐學韓而卒自爲歐。遂爲宋文之矩矱。蘇明允有健氣。然不學韓。亦不學歐。子瞻正類其父子由師子。瞻其文轉似歐。曾子固學歐而別行。已調大抵皆不似韓。似韓者。獨臨川王介甫。蓋得韓之神。檢而觀者。未能深察其文簡傲適宕。溢爲奇嶮。尤於用少見長。居然韓筆也。今蛟門之文。質堅而氣厚。才地有餘。而一稟於裁。不使篇有剩字。高古頓挫。使覽者惟恐其盡。蓋郵驛於王。以達於韓。同志中可與談韓氏之

學者一人而已。雖東鄉首功。未遑及此也。安得不以第一目之乎。蛟門教余。崙論其文。爰書此復之。顧未知可以當序否也。

康熙戊午仲秋黃岡杜濬撰

